

李朝實錄 第十八冊

成宗實錄 第四

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刊

李朝實錄第十八冊奧付

昭和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東京都港區芝南佐久間町一ノ五三

笠井出版印刷社印刷

東京都豊島區目白町一ノ一〇五七

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刊行

編纂刊行責任者 末松保和

新學堂
和
PDF

The Ri Dynasty Annals of Korea Vol. 18

SŎNGJONG SILLOK

IV (1490~1494)

Gakushūin Institute
of
Oriental Culture

TOKYO
1958

成宗實錄解說

〔一〕 李朝第九代の王なる成宗は、諱は婁、德宗（世祖の第一子、暉）の第二子、世祖三年（一四五七）七月三十日辛卯に生れ、七年（一四六一）正月、者山君に封ぜられ、十四年（一四六八）顯祿大夫者乙山君に加封せられ、容宗元年（一四六九）十一月二十八日戊申、景福宮に即位、甲寅（一四九四）十二月二十四日己卯、昌徳宮の大造殿に薨じた。在位二十五年、春秋三十八。妃は清州韓氏、領議政上黨府院君韓明滄の女。繼妃は坡平尹氏、右議政鈴原府院君尹壕の女である。

〔二〕 この王代の實錄は、王の薨後四ヶ月を経た燕山君元年（一四九五）四月十九日壬申に編修官の任命あり、五年（一四九九）二月二十二日壬子、成つて進められ、同年三月十五日甲戌、使をつかはして外史庫に奉安せしめた。すべて二百九十七卷、李朝實錄三十一種中、卷數においては最大のものである。

〔三〕 この實錄の編修が後半期に入つた四年（一四九八）七月にいたつて、史官金駟孫らの史草に關する疑獄が起つた。この事件が、「戊午史禍」として、李朝史上、劃期的事件の一となつたことは、周知の如くである。

〔四〕 この實錄の記事中、隨處に「史臣曰」といふ書出して、當該事實に對する評語を加へてゐる。これは既修の八朝の實錄には全くないことで、實錄の書きかたの上で注意すべきことである。

〔五〕 およそ實錄は、その原稿が全部出來した後に、印刷に付せられるのが通例であるが、この實錄は、部分的に、稿の成るに従つて印刷されたらしい。上記の戊午史禍の發した當時（四年七月二十一日乙卯）の實錄廳

堂上の啓によれば、其時、成宗初年（一四六九）より十六年（一四八五）に至る部分の原稿が議定され、初年より六年（一四七五）までの部分は、すでに印刷を終へてゐたといふ。かかる方法をとつたのは、この實録の總量を預見しての、便宜の處置であつたと思はれる。

〔六〕 この實録の最初の印刷は、上記のこの實録の撰進されたとき、即ち燕山君五年二月にあつたと推定されるが、その後、中宗四年（一五〇九）五月六日丁酉にいたつて、この實録の一部分「成宗行狀」に誤印多きことが指摘されて、その部分のみ改印された。

〔七〕 中宗三十三年（一五三八）十一月六日丙子、外史庫の一なる星州史庫が失火全焼した。翌年六月十五日辛亥、その復舊のため、春秋館の實録が謄寫されることとなつたが、中について世宗實録と、この成宗實録の兩實録は、活字をもつて印刷された。成宗實録としては二度目の印刷である。

〔八〕 宣祖二十五年（一五九二）の壬辰亂は、中央の春秋館、地方の星州・忠州兩史庫を全滅、それぞれの藏した既成の十三朝の實録を烏有に歸せしめた。ひとり難をのがれたのは全州史庫の實録のみである。これが亂中亂後十年の間、南北に轉々として移動した次第、及び亂後、宣祖三十六年（一六〇三）七月から三十九年（一六〇六）四月にかけて、十三朝の實録の復印が行はれた経緯は「太祖實録解説」に略述したところである。このとき復印された成宗實録は、その第三回目の印刷本である。

〔九〕 現存する成宗實録の最古のものは、いはゆる江華本二百九十七卷、百五十冊で、即ち舊全州史庫本である。しかし亂後三百年の間には、大小幾度か罹災、その都度補寫されたので、江華本といへども最初の活字印本のままではなく、印寫相なかばする。その一葉一葉の詳細な調査書は、大正の末年（一九二五頃）朝鮮總督

府朝鮮史編修會によつてつくられたが、未だ公刊されてゐない。江華本の活字印刷の部分についていふに、板匡縦五十三・二種、横二十九種、每半葉十六行、行三十六字。

〔一〇〕 現存第二次の成宗實錄は宣祖末年の復印本で、太白山史庫本・赤裳山史庫本（各々二百九十七卷、四十七冊）として完全に存し、五臺山史庫本はその一部分（五十七卷、九冊）が残存するのみである。板匡、縦三十五・七種、横二十五・五種。每半葉十五行、行二十四字。

〔一一〕 昭和五年（一九三〇）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の景印本は、太白山史庫本に據つて、それを約二分一に寫真縮刷したものである。但し製冊は舊のまま和裝四十七冊とした。

〔一二〕 いまここに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が刊行する普及版李朝實錄（第十五と十八冊）の成宗實錄は、財團法人東洋文庫所藏の京城大學景印本に據り、更にそれを縮めて、原本の四頁を一頁に収めたものである。そのほかこの普及版において改めた點は、原本の和裝四十七冊を洋裝四冊としたこと、原本各冊の表紙題箋を省きただその一つをもととして、内扉をつくつたこと、新たに活字をもつて毎頁のハシラと、各冊の通し頁とを加へたことである。

〔一三〕 原本について附記せねばならぬことは、その板心・丁付けに誤脱あることである、即ち左の如し。しかし本文には全く關係がない。

一、卷八十二、第二十五丁を脱す。

二、卷百九十九、第十五丁を脱す。

三、卷二百十三、第十二丁を脱す。

四、卷二百五十三、第四十丁のハシラを卷百五十三とす。

五、卷二百九十二、第二十六丁を脱す。

六、卷二百九十三、第二十三丁のハシラを卷二百九十四三とす。

昭和三十三年十月

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

末

松

保

和

成宗實錄(第四)目錄

卷二百三十六	庚戌二十一年 <small>(西曆一四九〇)</small>	正月甲寅朔	一
卷二百三十七	庚戌二十一年	二月癸未朔	五
卷二百三十八	庚戌二十一年	三月癸丑朔	三
卷二百三十九	庚戌二十一年	四月癸未朔	七
卷二百四十	庚戌二十一年	五月壬子朔	六
卷二百四十一	庚戌二十一年	六月壬午朔	四
卷二百四十二	庚戌二十一年	七月辛亥朔	七
卷二百四十三	庚戌二十一年	八月辛巳朔	三
卷二百四十四	庚戌二十一年	九月庚戌朔	六
卷二百四十五	庚戌二十一年	閏九月庚辰朔	三
卷二百四十六	庚戌二十一年	十月己酉朔	九
卷二百四十七	庚戌二十一年	十一月己卯朔	九
卷二百四十八	庚戌二十一年	十二月戊申朔	七
卷二百四十九	辛亥二十二年 <small>(一四九一)</small>	正月戊寅朔	七
卷二百五十	辛亥二十二年	二月丁未朔	三

卷二百五十一	辛亥二十二年	三月丁丑朔	一四〇
卷二百五十二	辛亥二十二年	四月丙午朔	一四一
卷二百五十三	辛亥二十二年	五月丙子朔	一四二
卷二百五十四	辛亥二十二年	六月丙午朔	一四三
卷二百五十五	辛亥二十二年	七月乙亥朔	一四四
卷二百五十六	辛亥二十二年	八月乙巳朔	一四五
卷二百五十七	辛亥二十二年	九月甲戌朔	一四六
卷二百五十八	辛亥二十二年	十月甲辰朔	一四七
卷二百五十九	辛亥二十二年	十一月癸酉朔	一四八
卷二百六十	辛亥二十二年	十二月癸卯朔	一四九
卷二百六十一	壬子二十三年(一四九二)	正月壬申朔	一五〇
卷二百六十二	壬子二十三年	二月壬寅朔	一五一
卷二百六十三	壬子二十三年	三月辛未朔	一五二
卷二百六十四	壬子二十三年	四月辛丑朔	一五三
卷二百六十五	壬子二十三年	五月庚午朔	一五四
卷二百六十六	壬子二十三年	六月庚子朔	一五五
卷二百六十七	壬子二十三年	七月己巳朔	一五六
卷二百六十八	壬子二十三年	八月己亥朔	一五七

卷二百六十九	壬子二十三年	九月己巳朔	三五
卷二百七十	壬子二十三年	十月戊戌朔	三六
卷二百七十一	壬子二十三年	十一月戊辰朔	三六
卷二百七十二	壬子二十三年	十二月丁酉朔	四〇
卷二百七十三	癸丑二十四年(一四九三)	正月丁卯朔	四六
卷二百七十四	癸丑二十四年	二月丙申朔	四三
卷二百七十五	癸丑二十四年	三月丙寅朔	四二
卷二百七十六	癸丑二十四年	四月乙未朔	四二
卷二百七十七	癸丑二十四年	五月甲子朔	四六
卷二百七十八	癸丑二十四年	閏五月甲午朔	四七
卷二百七十九	癸丑二十四年	六月癸亥朔	四三
卷二百八十	癸丑二十四年	七月癸巳朔	四四
卷二百八十一	癸丑二十四年	八月癸亥朔	五六
卷二百八十二	癸丑二十四年	九月壬辰朔	五九
卷二百八十三	癸丑二十四年	十月壬戌朔	五〇
卷二百八十四	癸丑二十四年	十一月壬辰朔	五五
卷二百八十五	癸丑二十四年	十二月辛酉朔	六一
卷二百八十六	甲寅二十五年(一四九四)	正月辛卯朔	六三

卷二百八十七	甲寅二十五年	二月庚申朔	六五
卷二百八十八	甲寅二十五年	三月庚寅朔	六四
卷二百八十九	甲寅二十五年	四月己未朔	六三
卷二百九十	甲寅二十五年	五月戊子朔	六二
卷二百九十一	甲寅二十五年	六月戊午朔	六一
卷二百九十二	甲寅二十五年	七月丁亥朔	七〇
卷二百九十三	甲寅二十五年	八月丁巳朔	七三
卷二百九十四	甲寅二十五年	九月丙戌朔	七六
卷二百九十五	甲寅二十五年	十月丙辰朔	七九
卷二百九十六	甲寅二十五年	十一月丙戌朔	七八
卷二百九十七	甲寅二十五年	十二月丙辰朔	七一

成宗康靖大王實錄卷第二百三十六

二十一年正月朔甲寅 上率百官行望闕禮又陳寅

子 兩大地殿進表裏○仰明政殿吏實王字亦隨班典設

司守金應其請 傳曰爾善請錢奴帝一技爾善者爾獨

講性理大全概曉暢其義故今特賜銀帶○仰仁政殿設會

禮宴倭人威能等三十九人野人南羅等八十五人亦入恭

命奉旨賜酒仍 賜物有差○永安道觀察使許琮馳啟曰

內因浮言費說人等以平問得情為難其中事狀明白者請刑

罰 命示政府領致寧以上沈肅議律研落施行尹躬商議今

見許琮之言本道人民喜動浮言欲窮推言報則勢必蔓延終

至騷擾亦難得情况曾降諭書云使軍民明知國家之意今則

斯速鎮定為最請自京押送人及道內各人事狀明白者錄名

更從從律決罰以警其餘洪應慮思慎尹瓊議浮言流播者

必非一人傳相推引刑杖之下恐非罪重命者多國家痛知事

狀不實不必窮推雖復窮推亦恐未得其人也特奏之何如李

克培議大抵浮言難以推明舉道洵去得一得情字刑杖

之加傷人必多人心益動巨意以謂今雖素之猶可戒獲亦

孝讓永安道人喜動浮言變亂是非匪今斯今是制之以猛則

似擾治之以寬則似慢寬猛得中剛柔相濟庶可以治得其道

也今矣動浮言至使觀察使被鞠今若不懲無以戒後然辭連

各人一窮推則恐擾而起尤但造言首謀者及傳說者律律

科罪可也若以一方愚民解擾為慮只論觀察使而不懲浮言者

是無法也李克培均議浮言致說舉道皆然若強推致言者懲感

皆有用處不可欲及編氓也垂故物件稱實稱孝杖威

或三四斗乃作名色以飲至如生麻亦頭會以飲臣古宋能開

用麻廠者云將以結網也都有魚鹽之利使吏持其地

亦可以足用荒僻海濱賤物雖使衙仕吏卒取之可以得

乃用閩郡之民什伍為統定數以飲或倉庫直宿或衙仕身奴

紳少少有稽緩以為闕到鋤鎌斧斤之屬悉皆收奪無絲毫假

賦郡有鐵場冶鍊有課宜無羨餘雖不橫取於民用鐵有裕或

無約皮價或稱馬價以至無名科飲皆以紳布刻期以收小不

准數奎鼎未報之屬悉皆收取貧賤之民何由火食而業農絲

布分套等物於兵馬節度使屢違法送進且敲荒歲課益倍數

而飲私自用之無所忌憚其橫飲控充如此其甚而又不致意

於聽訟自前年夏至冬凡田宅奴婢相訟受議送付本郡者無

慮三十餘事尺決一事而已村野之民抱冤求伸而吏之懶慢

如此究何何時已耶且戊申己酉兩年堯軍一百三十餘斗

於民間飲之請并推鞠臣又見私倉三面樓庫高時貯粟尤盈

非果飲漁取於民何以至此 上曰朝廷雖加撫恤而實惠不

及民者此等守令為之慢漁也已今行差推鞠終當自服矣

命洪洞啓曰宋陸格充富民請罷其職 上曰待推數定罪後

罷職未晚殿納李從啓曰都中崇尚祭祀巫覡盛行請申明禁

令 上曰禁止之令著在大典官吏不能奉行爾洪洞啓曰本

府施設法祀者悉皆罪之巫女慶都中者悉放城外非不禁也

李從啓又啓曰臣見昔時關防固密諱察詳明敢外盜賊不能

相通今者關防疎虞文引者悉逐往來此不可不慮 上曰

以此歲耗月儲番復數百年則其餘樂臣臣間慶刑之十四萬
 平壤之二十餘萬徒存其額在今聖時國家昇平固無可慮然
 我國乃用武之地脫有不虞則兵食不可不先備也故賊孫辰
 告種子齊聖人筆之於經總其不備漢初天下財力竭貢山上
 書言蓄積之策文帝休養生息勸課農桑終至大倉之米陳陳
 相因貫朽粟腐古人云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中原土地膏腴維
 三年之耕可餘一年之食我國土地極薄生穀有數其不如此
 審矣當歲備月儲漸漸而蓄之可也國家於守令選時以齊當
 上計法非不美然皆徇於私情絕不遵行臣願守令自今滿期
 而逆者被罪而罷者隨其罪著不計多少皆以上計而監司察
 其虛實又令守令交相解由水為恒式則義倉齊備庶幾充矣
 上曰果如是言儲峙不可不檢而今者軍資所需義倉所蓄果
 皆未裕其令該曹 祖宗朝蓄積之數與今所儲之額及儲峙
 之條商議以啓○掄制使李季全捕得金莫同金京儀及妻其
 叱伊風山人李實遂安人李實以來 上問何以捕獲季全啟

卷二百三十六

曰正月初一日悉調戰守旁邑五縣兵會戰乎西面新築平臣
 與軍官等分道率兵令驅山野賊潛匿田中前萬戶朴山率兵
 圍之賊突出殺數十矢潰圍而走朴山躍馬逐之以片箭射
 中其同即掌肉切之曰汝不釋弓劍以跪者更殺一矢即墜之賊
 如其言即禽之朴山又躍馬追京儀射中左肩京儀擗手而跪
 又獲之莫同既勇絕倫恐奸黨竊殺為患乃穿其手掌貫索
 拿來 傳曰莫同因極其黨又殺無能為也穿手掌似酷朴山
 之功不細其叔東班 賜季全大紅匹段帖裏一廉皮靴禮精
 具一大箭一部弓一狻猊皮一狻猊皮一狻猊皮一狻猊皮
 虎皮一張弓一張 傳于承政院曰莫同作賊處及同黨商主
 等承占李宗顯窮極詰問以啟又 御書曰問莫同自其牢起
 為強盜前後研發樂許入事人家產樂奪人之妻機名汝既
 犯大罪今不可少諱不可引嫌隱庇同黨觀察使 道之
 手汝何以初奪賊物至殺矢手至監司不給贖物則汝獲監司手
 其窮問以啟○戊午 受朝衣○御經巡講託持平崔浩啟

三

曰柳子光非徒妾產又與任士洪同犯重罪其才雖可稱無
 德望不宜授提調之任且司僕寺尚衣院掌樂院本非都提調
 衙門而今以政奉授之未便况掌樂之任非輕 世祖大王亦
 嘗為提調其任之重如此 上願謂領事洪應曰司僕寺尚衣
 院都提調之設前日臺諫言之今日臺諫以武靈君之事言之
 而上及先世是何前後臺諫之言抵牾耶應對曰司僕寺馬政
 為重尚衣院進上衣櫛為重掌樂院妓工人甚重為非重望難
 以鎮服浩曰子光為經筵侍進官亦不可 上曰武靈之為特
 進官又矣今何始言之邪浩之啟曰今年設內農作督令辨供
 如不及期鞭撻隨之從而徵賄諸司奴婢受賈實多請停之
 上曰初年之事自古有之或造牛牛豎曰戲玩式職以重農事
 也如有作弊者子將抵罪洪應啟曰近日摘發守令不法之事
 重分臺鞠之巨甚以謂往來之間驛路受禁大抵結邑衣還上
 賈物收納時只收元數不有餘剩則運輸之際宜無虧欠如此
 纒環之事不宜違臺官鞠之令其道監司鞠啟特進官柳子光

卷二百三十六

啟曰臣聞分臺之至其邑也守令賢良者恃其庸簡不為之掩
 蔽其貪污者則恐其摘發曲為掩護由是賢良被掩貪污得免
 守令之頭畜積過數見適者指為不法而鞠之未便 上曰
 業已摘發舍之亦不可子光又啟曰臣近日往全羅道聞與陽
 倭賊事非水賊乃倭賊也去十一月初七日間倭船六隻入自
 與陽過陸地一息許孫民財產載船泛海過長興府鹿島與萬
 戶竟日相戰向慶尚道地面而去其非水賊明矣又聞倭賊作
 耗時二人被殺二人被傷洪應曰臣見朴星孫書狀有請兵搜
 探之言臣意亦以為慶尚道則有吾思乙浦全羅道則自於蘭
 運島令其道水軍節度使領兵而進相為犄角之勢深索諸島
 則賊船可得捕矣 上曰子光弓房所藏倭人弓矢不甚勁健
 射非長技但慮我國軍卒先自懶懦耳前者特送倭人等來言
 曰對馬島一攻州去年大風飢饉存餘人皆離散必有作耗云
 其飢饉與否未可知也無奈誑我而特為作耗之計耶若使節
 度使等搜捕則宜特遣將領精兵預為約束期于某處乘機

四

勳滅之可也○司憲府啓李封罪狀請 上裁命示領敦寧以
 上政府沈滄尹兩商洪應李克培鄭文炯譙然律何如慮思慎
 議以重雅待君上人之罪執大於足雖昏亂之朝尚且不致
 况 聖明之時誰懷此心李封累朝宰相且有學問恐不至此
 但欲發明已罪之切不覺言涉不致此則可罪尹榮讓李封疎
 欲發明其罪文字間語涉不致罪宜重論然恐無情孫榮讓李議
 李封雖欲發明語涉不致當置於罪魚世譚議李封所犯恐或
 本封元情然已承服律科罪 傳曰其照律以啓○蕭禁府
 啓前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禹質孫質孫傳蓋文愾天府使金
 守貞順天兵房記官李薰防禦結事不能預先措置致令多老
 浦等慶倭船下陸恐惡作賊人物殺害罪各杖一百發邊遠充
 軍李薰以婦丈准流三千里收贖 命手質孫只收贖贖外方
 付慶帝益文杖贖充軍金守貞只收贖李薰只杖一百○傳于
 吏曹曰洪伯慶年滿二十其授東班職伯慶 上時明肅公主
 也○武靈君柳子光啓曰今日蓋官又論臣不合掌榮提調
 又承宜在特進作之列請辭 不許○已未 受常祿○御經
 越講訖執義丘風孫啓曰假農作維祈年之事然耆聚工匠廣
 其呀美獎善不實山禽野獸耕夫值婦器女織炬之形用屬
 羞竹木斷折彫毀終為無用異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請勿設
 雜像 上曰祈年之事 祖宗朝皆為之不作人形何以象農
 事乎如為支當還救用何費之方風孫又啓曰黃海道七站非
 徒天使往來常時使命絡繹以此驛驛殘弊其中雜求細水兩
 驛最甚若復數年時不可支大興大路各站日守二十名中路
 十五名小路十名七站中路也軍籍時七站日守于學檢拈無
 遺皆史他役請降為大路特加撫恤 上顧問左右領事沈滄
 對曰七站人物殘亡苦役倍重宜加存恤 上曰今該司議蘇
 復之策沈滄啓曰臣向見州城府學宮大成殿宜聖十哲塑像
 或臂足斷折或彩色剝落若上國使臣見之則國家尊榮之意
 掃地矣且塑像不合古制改以位板何如成規曰平壤學官宜
 聖十哲皆塑像且遼東泮宮設朝像我國自前朝皆設塑像

其來已久 上曰塑像前朝舊物恐不可半改學宮其速修理
 待講官成世明啓曰臣以京畿閭閻事巡按諸邑鄉校或有理
 牙坐壓不完上兩旁風祭服汚裂粗且不備國家建學事師之
 意安在請亟修治 上曰宜下諭諸道監司凡諸邑學宮依
 制畢修便者即使差瓦記事官李希洛啓曰臣曾以執事見
 諸陵殿祭服皆裂破冠無纓且手板長短或不式式請皆改
 之 上曰今該司察以啓○吏曹判書成俊來啓曰臣以愚
 庸待罪銓曹于今三年銓曹任重難賢者不可久居况臣不才
 子請辭 不許俊更辭從之○以成俊為資憲議政府右參贊
 鄭文炯資憲也曹判書韓保壽資憲瑛城君○上御內班院謂共
 伯慶曰自古貴戚之臣多以驕逸致禍爾當敬謹自持毋或以
 驕奢恣逸見嫉於人史臣曰伯慶自是稍自檢然酒色之慾未
 能斷後拜刑曹正郎 上又賜五言律詩一篇中有持下老思
 超因中亦懼遲之句觀者以為真帝王語也○庚申 親傳宗
 廟春享香祝○辛酉元良哈上護軍金沙下禮等八人來獻土
 ○武靈君柳子光上言曰伏以蓋官駁臣欲使臣不齒於朝列
 是必公議所存臣之無狀何以掩之每蒙 聖慈曲庇微臣不
 允壹駁於臣一身雖 聖眷罔極以身之故以玷聖上從諫如
 流之美思之至此臣何為心臣以無狀未有絲毫以補 聖德
 每與眾誇以累 聖治是宜退處山林甘於沒身然而千載一時
 際會聖朝 聖恩罔極未報萬一而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臣特
 何肯出則未必非忠孝也常慕古人之慷慨激昂鄙世俗之佞達
 疾惡如讎遇事敢言不為身謀而思報 聖恩則臣豈復於人
 者乎固知疾惡敢言非保身之智然而有不忍改此心以負
 聖恩願人言何血而至於蓋論公議所激則臣不敢視然無耻
 失於在列人而無恥又何取焉伏願 聖慈家臣微情况臣母
 已老許臣歸養臣退歸鄉里躬耕飲詎上供粗糲下奉老母
 母子相隨以終餘生若然則於臣幸甚於蓋論幸甚於 聖上
 從陳之美幸甚 命還其狀 壬戌 受常祿○御經進講訖

正言趙球啓曰近者賊倭肆行剽掠流離此實萬戶等不用心備禦所致請申明檢察持平權柱白萬戶等或納布殺軍不謹備禦誠非細故 上曰萬戶得其人則備禦不至於是比圖對馬島去年飢荒賊倭屢發討島可疑嚴明遣兵搜捕何如特選官戚假曰嚴兵固守密機應變可也若我先加兵則未可也預事李克培曰國家已令通諭于對馬島主又下諭邊將令臨機應敵又何加兵於敵以生邊釁乎權柱曰臣觀江原道其俗尚鬼淫祀太白山大小人民孳家而往齋戒留宿或有家婦曠日宿宿傷風敗俗莫甚於此請痛禁 上曰如此事本道觀察使固宜檢察其書論之慶尚道問弊弘文館應教開帥審來復命仍啟晉州等諸邑守令不法事察陽府使許混被囚他邑本邑往來供頓有弊右道兵使李欽石病卧昌辰不歸本管防戍疎虞等事 傳曰不法守令及李欽石合憲府鞠之許混被囚他邑獎必不貸且密陽巨邑不可久曠其速改差○都承旨韓健啓金莫向推案仍啟曰嚴禁府堂上欲啓事來矣 上曰其各

國朝實錄卷二百三十六

入知事李克均等歷舉囚人許名或請加刑或請放 上曰罪疑者皆放之克均又啓曰大典內強盜毋不舉論今金莫同母何以處之此女雖稱年老罪狀甚大 上曰毋不教子陰助其惡不可不懲毋妻並逐島空屬○癸亥 受常敬○御經德○司寮院金正金叔演等五人輪對○日本國對馬州太守宗貞國特遣宗職吉來獻土宜其書曰謹上書朝鮮國禮曹大人足下先島主深以畏敬貴國公臣之故父宗威自致肅拜而受朝官 先上若其意天順六年八月十二日官賜護軍同十八日重賜上護軍翼年又賜圖書實非常之寵恩也不幾不幸而死亡其子聯吉持圖書到乃而浦奉之子咨當此時臣儀表官命而從軍于筑前州者二十年今年歸島彼已繼父之家業臣今以有敝肅拜受朝之義遣之貴國君有愛臣之意者為彼賜官爵而準備父之登用者所庶幾也將相圖食知家次委曲可激速之送上大乃二把練二匹馬二匹○日本國畿內攝津州兵庫津平方式部尉源忠能岐州守護代官真只兵

七

部少輔源武代官牧山十郎源正豐州太守大友八郎師能肥前州平戶富鎮肥州太守源豐久上松浦仲田藤堂守德德開西路肥筑二州太守菊池藤原重朝遣人來獻土宜○甲子受常敬○御經德講說掌令洪洞政曰柳子光前日以交結關黨瀆亂朝政坐罪 上特以功重遷叙著重其功則使之不失其標足矣宜宜列於特進官乎 上顧問左右皆默然 上曰特進官特入侍而已何有不可洞曰人君必須左右前後皆正人子光非正人豈可使之入侍左右乎領事沈滄啓曰子光犯重罪故諫言之耳 上曰子光之為特進官久矣而無有言之者今何論駁乎洞曰前之不勿臣所不知巨意以為不合不聽○御書講○全羅道問弊弘文館校理景叙來復命羅州等諸邑不法事 命司憲府鞠之○御夕講○丑 受常敬○御經德講說義五風孫啓曰柳子光犯罪人也既為掌樂院提調又為特進官未便請改之 上曰人一犯罪善不復遷叙是沮其改過自新之路也掌樂提調總陪陪效工而已子光

國朝實錄卷二百三十六

在宰相之列不得為提調乎風孫曰子光交結士洪瀆亂朝政且三年一親親法也而子光每歲歸親或一歲再往雖 聖上每許其請子光不顧國法屢請往焉如此之人不可任之以事 上曰屢往親親何適之有任而有過然後治其罪可也正言李守恭啓曰外方寺社之田甚多請量減以給鄉校 上曰善序以異端則盡革其田可矣若以為 朱王所設則不可減也守恭又啓曰尹湯老未經守令而陞拜四品洪伯慶以敦寧主簿陞拜禮判官臣恐聞者謂 陛下為施私恩也 上曰然則叔房之親雖賢能亦不用乎予之所以欲加湯老資者非敢私也以湯老年少有才也大抵武臣非徒事弓馬必踐歷階級而後可任將帥子恐法弊不知予意據法妄言故已議於大臣而後其職伯慶則體狀壯大年亦稍長可以任事禮判乃事煩之地故除判官伴習其事耳爾何謂子施私恩乎風孫曰非以叙於東班為非伯慶未滿滿兩陞叙故取論耳 上曰然則於用人之體不亦有妨于堂諫之言甚不通也○對馬州太守宗貞國

特遣某實輝師等致書于禮曹曰貴國本島行季往來而和好不相渝者也已年久矣曾嘗任使命者有病則歸于其處而致療養或賜醫師良藥雖歷日數病不痊則不柱因之病而死也者少也有病而平復而歸者隣里塚春相賀而珠感服 聖恩之存近歲反于是是疾病而不勝乘馬者嚴加呵責蓋使牛曳之由是閔絕死亡十年已來已十人殊今歲春夏之間死亡于忠州者二人甚可憐忠州風俗使使者元云無聊報實爾也尤本島之任使命使律例便行今則便不然而以死固辭實道之其獎果如何若寡生於本島平濕之氣者氣力甚微勞也凌海難而就長途十七八波病難然感于 聖恩之辱而蘇息無恙也今傳驛之小吏具 逆無知者之所為也夫死亡者為路傍之冤鬼而無主之可依親戚慟哭悲泣于此者不可言也天地為之移怒雨暘為之失序者也必矣予前兩回雖啓此意其獎猶以甚焉有悼汚 聖聰故三印省之特為三大人啓上伏望俯垂憐察禮曹以啓 傳曰客使之在遠患病者請各各釋

不謹救療以致死亡邊釐之萌不無其漸官吏不可對倭人治罪驛卒則今啜在官明正其罪使倭人親見歸語島主則豈不快於其情哉議于領取寧以上沈滄洪應慮慎李克培尹壕議上教分當尹弼商議 上教允當但驛卒對倭人治罪事雖快於彼心恐不合於事體官吏驛卒嚴加治罪之律書契載錄以諭島主何如 傳曰驛卒倭人所見處決罪可也○傳于承政院曰守令未行者不陞四品之階蓋以守令人皆殿牌故致今朝官皆經守令也然拘於大典有可用之人而不陞四品以上階豈不於用人之道乎如李益尹陽老李世俊予知其為人故欲用於東班則階職不相當妨於大典若不顧大典之法而陞四品以上階則言者必據法而沮之子意以為今後若有可用之人則欲不拘大典與四品以上階何如議于領取寧以上及政府沈滄議未經守令者不得陞四品之法載在大典若不從大典則經常之法徒為文具臣以為依法叙用為便洪應議巨寇當舉行大典是卓犖奇偉之士自當不拘於法如李益

粗能武才盡於沿邊守令用之乎如是則大典之法行而亦得用人之道慮思慎議若有才德可用而拘論吓歸則豈宜拘於資格不然則當堅守其法無舜華議 牛王之法不可輕改如有特異可用之人人主可察而進之李益尹陽老李世俊皆將來可用之人然年少未諳於事次第任事才與德熟終投重任何不可之有若一朝不次擢任欲增驕氣而已庶世謙議大抵先王成憲不可輕改李益陽老世俊可用也則現在之職足以試可臣意以為仍舊為便鄭文炯議未經守令者不陞四品階之法 世宗朝始立欲令良吏循理治民使民受其澤且今有之才備諳民事良法莫莫此若也 祖宗朝舊法不可輕改 傳于承政院曰今觀宰相之議與予意有異予意以為大典內未經守令者不得陞四品階 祖宗朝以人皆憚為守令故立此法銓曹不得撓法而陞叙如有四品以下可用之人則人主何拘於法而不陞叙乎且立法本意非人君流於法而不用可用之人也其議以祿都承旨韓禮議若有才德特異於人

者則不必待臨民而後用之人君豈拘於法以妨賢路乎右承旨洪興左副承旨申從漢右副承旨李宗顯同副承旨金煥臣等議凡人必歷試盤錯能諳民事而後其才可以致遠矣且武士應須試之邊郡備宿戎務增益其才智然後可以當大任漢唐以來其持節功烈赫然者皆起自邊郡况 祖宗成憲不可輕改 命留政院○以洪興為通政承政院左承旨申從漢右承旨李宗顯左副承旨金煥臣右副承旨鄭教祖同副承旨尹就通政戶曹參議善克治嘉善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辛錫康通政黃州牧伊許誠通政密陽府使尹就年過七十鬚髮皓白自慶州教授還拜成均典籍再轉為司諫院獻納又轉為通禮院相禮 上據其老特陞叙之為獻納提引古事並再建明○丙寅 吏常察○御經總諫訖大司憲權傑啓曰領議政左議政於王世子師傅也世子雖降階猶可也至於右議政押班及見賓客之時亦降階德源君雖於世子旁祖父有補廡之令皆不可降階如此儀註似不合禮請改之 上曰予觀儀註果如

是言改之可也權從又啓曰今者外祖父母遺書不許通用大
典用祖父母遺書者通于女子孫而言非只言子之子也不可
以一父母之孫而分男女或用或不不用也 上曰是事已議于
大臣而安矣特遣官鄭文炳啟曰前日議于大臣而議者皆云
祖父母之孫內外而言通用為便惟李克培議云大典本意只
言親孫非合言外孫其不用案矣從克培議其後廣川君李
克增又朝議皆云克培一議非是用祖父母遺書者通內外
子孫而言豈外孫不用外祖父母遺書乎 巨憲亦以為內外子孫
通用甚合法意 上曰如此則祖父母遺書內外子孫通用可
也文炳又啓曰內需司陳告奴婢決屬後修正案例不許人告
爭此實變味夫各司奴婢每三年續案積二十年正案成籍其
續案載錄者許人告爭而內需司奴婢決上之後一修正案例
雖祖業奴婢不得伸告冤抑不少臣意以為內需司正案載錄
者不得更改其餘續錄決上者許人訟之其中文恭明白累世
傳條者還給其主以伸冤抑為便從曰我國知權義有上下之
分者以有奴婢也累世相傳奴婢一朝移屬內需司不得告爭
則其冤抑實深宜許伸訴 上曰廣尚道觀察使鄭佑亦言此
事予意以為不計年限許人告爭則其勢紛紜盡起不得一
察理者限年限訟則意亦可矣已開于政院時未回啓往者與
守陳告至為奸詐如此之類不可不改今欲限年告爭如何為
曰 上教允當從又啓曰壬戌以前贈與白文通行以與今者
立法不得行用錄此告爭于本府以不用白文詎奴婢田宅者
稍稍有之及遠通行之法一朝頓變使起訟端互相是誣害未
便 上曰果如是言其亟謝該司依舊通行從又啓曰聞師審
坏植守令不法事其中細瑣之俗當棟而置之其不可棄者令
監司鄭佑推考以啟何如 上曰然憲府審事之繁不繁輕若
棄之重者付監司推鞠○傳旨掌隸院曰自今昇用外祖父母
遺書壬戌年以上白文亦行用○未安道問獎禮曹佐郎河潤
來復命啟安邊寺諸邑不法事 命憲府鞠之○丁卯 受常
密○御經筵講記特進官尹啟老啟曰前日 傳教云堤堰司

邱願勿叙外任巨憲謂堤堰司郎廳各任本司而兼行堤堰司
爾非著承文院例任例也何必乃爾 上顧問左右領事李克
培對曰巨憲亦如是 上曰可正言趙球啓曰臣聞月山大君
墓所銅鐵采色雜物多數賜給銅鐵采色皆非本國所產必買
於他國用之況於喪葬無所用手意必大君夫人欲創寺刹而然
也請禁之李允培曰雖常人墳墓為該商官者往往有之夫人
為大君建小卷何妨若創大寺則當禁之 上曰夫人以謂喪葬
需不足故賜之爾若欲創寺刹予所未聞也予得啓 大妃殿
禁之克培又啓曰 宗廟築牆地臺石已輪城內但 宗廟東
西南三邊間閣撲地掛屋連牆若欲輪之必毀人牆屋且其改
築之意以其低微也今若因舊牆而加椽改瓦則又高一尺矣
不必改築也 上曰予嘗觀覽定之○傳于承政院曰望廟後時
用昇服手羅善冠袞龍袍予其議于領教寧以上沈滄尹弼商
盧思慎李克培尹據議用翼善冠袞龍袍為便洪應議只行望
廟禮舊無其例當考古制巨憲祭先王用冕服只望拜則翼善
冠袞龍袍為當從洪應議時 上持節宗廟審視堤堰故有是
問○戊戌 受朝賀○都承旨韓健左承旨洪興方承旨申從
讓左副承旨李宗顯同副承旨鄭致祖等承 教讓曰宣
頭案依公殿例每三年成續案二十年成正案但公殿續案則有
可改者改之宣頭案亦依右例施行為便宜頭案續案付奴
婢今年十二月晦日已前告狀者聽理已後告狀者則勿受理
以是知會家外何如 傳曰可○已已受常密○御經筵講記大司
諫李輝啓曰月山大君墓所多給銅鐵采色燭蠟前日講
武時諸侍等皆給胡椒蘇木內官金亨孫給米豆注書崔世
榮給馬與米豆古人云明主愛一頰一笑至有戲弊持以待有功
者賜與不可輕也 上曰前者 文昭殿守僕奴感殿內乃
至錫壇殿火此大事而無有言者亨孫各之故賞之世際寒儒而
失馬故將給之大君墓所賜物前日臺諫以夫人欲建寺刹請
止之子問在右廣陵云雖常人墳墓皆有齋官夫人為大君建
小卷何妨但大建寺刹則當禁之然夫人必取稟於 大妃